

雨果选集

悲惨世界

一

李丹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Victor Hugo
LES MISÉRABLES

Editions, Albin Michel, Paris.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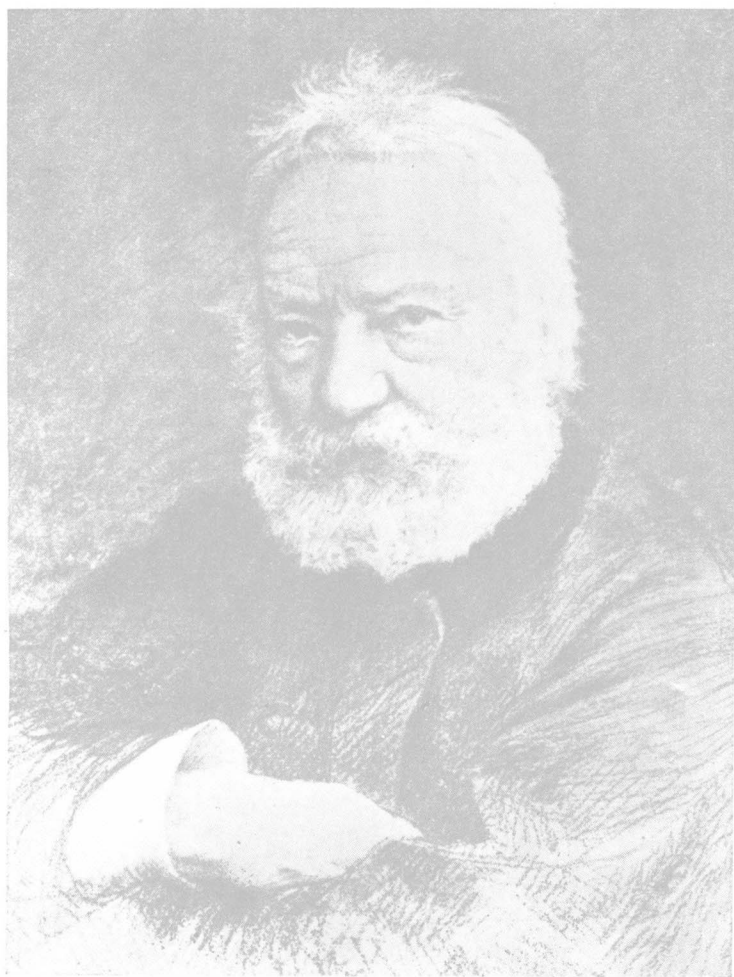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号755 字數258,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張11 $\frac{5}{8}$ 插頁13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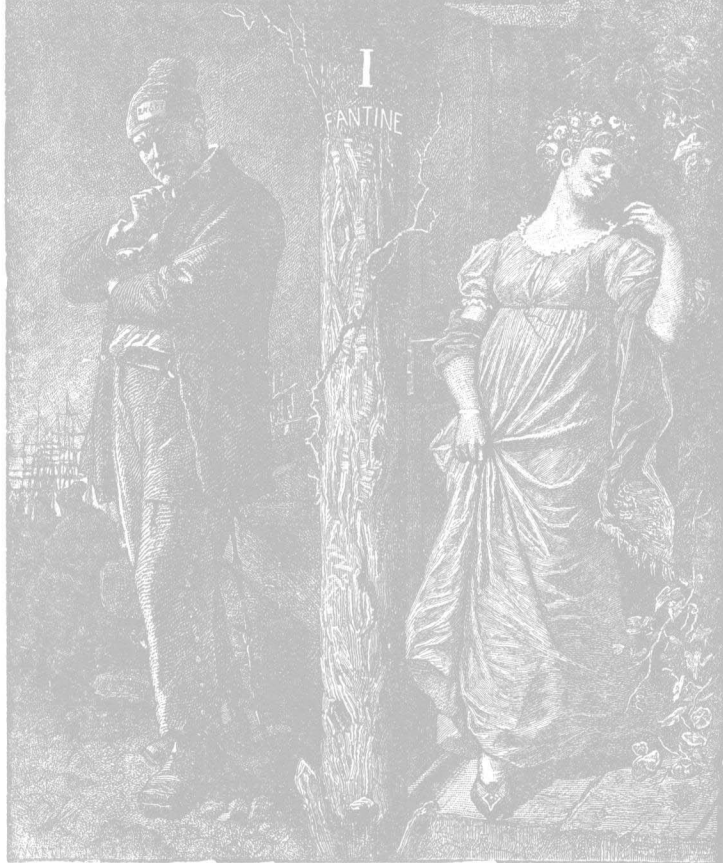
印數00001—14500册

定价(6)1.30元



Victor Hugo

VICTOR HUGO
LES
MISERABLES



芳 汀

目 次

作者序.....	I
----------	---

第一部 芳 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3
一 米里哀先生.....	4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7
三 好主教碰到苦教区.....	13
四 言行合一.....	15
五 卞福汝主教的道袍都穿得太久了.....	22
六 他托誰看守他的房子.....	25
七 克拉华特.....	31
八 酒后的哲学.....	35
九 阿妹談阿哥.....	39
十 主教走訪不为人知的哲人.....	43
十一 心中的委屈.....	57
十二 卞福汝主教門庭冷落.....	63
十三 他所信的.....	66
十四 他所想的.....	70

第二卷 沉淪

一 步行終日近黃昏·····	76
二 对智慧提出的謹慎·····	90
三 絶对服从的英勇气概·····	93
四 蓬达黎乳酪厂的詳情·····	99
五 恬靜·····	103
六 冉阿讓·····	104
七 失望的内容·····	110
八 波濤和亡魂·····	117
九 新的損失·····	120
十 那人醒了·····	121
十一 他干的事·····	124
十二 主教工作·····	128
十三 小瑞尔威·····	132

第三卷 在一八一七年内

一 一八一七年·····	142
二 双四重奏·····	150
三 四对四·····	155
四 多罗米埃乐到唱起西班牙歌来·····	159
五 蓬巴达酒家·····	162
六 相爱篇·····	165
七 多罗米埃的高見·····	166
八 一匹馬的死·····	173
九 一場欢乐的欢乐結局·····	177

第四卷 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一 一个母亲遇見另一个母亲·····	182
--------------------	-----

二	兩副賊臉的初描·····	192
三	百灵鳥·····	194

第五卷 下坡路

一	燒料細工厂發展的历史·····	198
二	馬德兰先生·····	200
三	拉斐特銀行中的存款·····	203
四	馬德兰先生穿喪服·····	207
五	天边隱約的閃电·····	209
六	割風伯伯·····	215
七	割風在巴黎当園丁·····	218
八	維克杜尼昂夫人為世道人心花了三十五 法郎·····	220
九	維克杜尼昂夫人大功告成·····	223
十	大功告成的后果·····	225
十一	基督救我們·····	231
十二	巴馬达波先生的無聊·····	232
十三	市公安局里面一些問題的解决·····	235

第六卷 沙威

一	休息之始·····	248
二	“冉”怎样能变成“商”·····	252

第七卷 商馬第案件

一	散普丽斯姆姆·····	264
二	斯戈弗萊尔師父的精明·····	267
三	脑海中的風暴·····	272
四	痛苦在睡眠中的形状·····	292
五	車輪里的混·····	295

六	散普丽斯姆姆受考驗……………	309
七	到了的旅人准备回程……………	317
八	优待入席……………	322
九	一个拼凑罪状的地方……………	325
十	否認的方式……………	332
十一	商馬第更莫名其妙了……………	339

第八卷 波及

一	馬德兰先生在怎样的鏡子里看自己的頭髮…………	346
二	芳汀幸福了……………	349
三	沙威得意……………	353
四	司法者再度行使法权……………	356
五	适合的坟……………	361

作 者 序

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間变成地獄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禍；只要本世紀的三个問題——貧穷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妇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發生社会的毒害，換句話說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來說，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末，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会是無用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奧特維別館

第一部

芳 汀

第 一 卷

一个正直的人

一 米里哀先生

在一八一五年，狄涅^①的主教是查理·佛朗沙·卞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已經就了那狄涅区的主教职位。

虽然这些小事絕不触及我們將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題，但是为了全面精确起見，在此地提一提当他就任之初，人們所傳播的一些涉及他的風聞与傳說，也并不是無用的。大众关于一些人的傳說，無論是真是假，在他們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們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們亲身所作的事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爱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議的兒子，所謂司法界貴族。据說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繼承^②那职位，很早，十八岁或二十岁，就按照司法界貴族家庭間相当普遍的習慣，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結婚，据說仍常常惹起別人的談論。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頗小，但是生得俊秀，風度翩翩，談吐雋逸；他一生的最初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場所和与妇女們的厮混中。革命^③爆發了，事变叠出，司法界貴族家庭因受到摧毀，驅逐，追捕而东奔西散了。米里哀先生，当革命剛开始的时

① 狄涅(Digne)在法國南部，是下阿尔卑斯州的州治。

② 当时法院的官职是可以买的，并可傳給兒孙。

③ 指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候，便出亡到了意大利。他的妻，因为早已害着肺病，死了。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此后，他的身世有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对于一般流亡者可能因远道传闻和恐怖的夸大而显得更加可怕的九三年^①的种种悲剧，是否使他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沉和孤独的意念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难，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头上，却能够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他，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谁能够那样说；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在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是白里虐尔的本堂神甫。他当时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接近加冕^②的时候，他为了本区里的一件不知道什么小事，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里的信众们向上级有所陈请，曾经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过斐许红衣主教。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③，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候见，皇上也恰巧走过。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双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便转过身来，突然问道：

“瞧着我的那汉子是谁呀？”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一个汉子，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上算。”

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不久以后，米里哀先生极其诧异地得到了被任为狄涅主教的消息。

此外，人们对于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所传述的轶事，哪些是真

① 一七九三年，是革命达到最高潮的一年。

② 拿破仑于一八〇四年三月十八日称帝，十二月二日加冕。

③ 指斐许。

实的？誰也不知道。很少人家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

任何人初到一个說話的嘴多而思考头脑少的小城市里，总有够他受的，米里哀先生所受的也不例外。尽管他是主教，并且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得受。总之，牵涉到他名字的那些談話，也許只是一些閑談而已；内容不过是听来的三言两語和捕風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連捕風捉影也說不上，按照南方人强烈的口語說来，只是“胡謔”而已。

不管怎样，他居住在狄涅担任教职九年以后，当初做过那些小城市和小人們的談話題材的閑話，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沒有誰再敢提到，甚至再沒有誰敢回想到那些閑話了。

米里哀先生到狄涅的时候，有个老姑娘伴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丁姑娘。

他們的用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丁姑娘同年的保姆，名叫馬格洛大娘，她現在，在做了“司鐸先生的女僕”以后，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保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是个身材长瘦，面貌清癯，性情温厚的人兒；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理想；因为一个妇人如果要做到“可敬”的地步，似乎总得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期，她的一生只是一連串聖潔的工作，这就使她的身体呈現出一种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的时候，她具有我們所謂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消瘦，到她半老的时期，轉成了一种清虛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見她是一个天使。她簡直是个神人，处女当之也有逊色。她的身軀，好像是陰影构成的；几乎沒有足以显示性別的实体，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質；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們可以說她是寄存在人間的天女。

馬格洛大娘是一个矮、老、白、胖、臃肿、忙碌不定、終日嘯嘯喘气的妇人，一則因为她操作勤勞，再則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們就按照把主教列在仅次于將軍地位的律令所規定的仪节，把他安頓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議長向他作了初次的拜訪，而他，在他那一方面，也向將軍和州长作了初次的拜訪。

部署既畢，全城靜候主教执行任务。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狄涅的主教院是和医院毗連的。

主教院是座广闊壮丽、石料建成的大厦，是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院院长、一七一二年的狄涅主教亨利·彼惹在前世紀初兴建的。那确是一座华貴的府第。其中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間，相当寬敞的院子，具有佛罗棱薩古代風格的穹隆的迴廊，树木蒼翠的园子。楼下朝着花园一面，有一間堂皇富丽的游廊式的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經在那餐厅里公宴过这些要人：

安白朗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呂拉·得·讓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得·梅吉尼；

法兰西祈禱大师——雷蘭群島聖安樂內修院院长飞利浦·得·

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得·白东·得·格利翁；

格朗代夫貴人——主教凱撒·得·沙白朗·得·福高尔吉
尔；

經堂神甫——御前普通宣道師——塞內士貴人——主教約翰·沙阿蘭。

這七個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點綴着那間長廳，“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也用金字刻了在廳里的一張白大理石碑上。

那醫院却是一所狹隘低陋的房子，只有一層樓，帶個小小花園。

主教到任三天以後，參觀了醫院。參觀完畢，他恭請那位院長到他家裏去。

“院長先生，”他說，“您現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數過的一樣，”主教說。

“那些病床，”院長又說，“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張擠着_着一張的。”

“那正是我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只是一些小間，裏面的空氣很難流通。”

“那正是我感覺到的。”

“并且，即使是在有一綫太陽光的時候，那園子對於剛剛起床的病人們也是很小的。”

“那正是我所見到的。”

“傳染病方面，今年我們有過傷寒，兩年前，有過疹子，有時多到百來个病人，我們真不知道怎麼辦。”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甚么辦法呢，我的主教？”院長說，“我們總得將就些。”

那次談話正是在樓下那間游廊式的餐廳裏進行的。

主教沉默了一會，突然轉向院長。

“先生，”他說，“您以為，僅僅拿這個廳來說，可以容多少床

位？”

“主教的餐厅！”惊惶失措的院长喊了起来。

主教把那间厅周围望了一遍，像是在用眼睛测算。

“此地足够容二十張病床！”他自言自語似地說；随着又提高嗓子：“瞧，院长先生，我告訴您。这里面显然發生了錯誤。你們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間小屋子里，而我們这兒三个人，却有六十个人的地方。这里面發生了錯誤，我告訴您。您来住我的房子，我去住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我。这兒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絕沒有財產，因为他的家已經在革命时期敗落了。他的妹子收着五百法郎的养老年金，正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費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領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在他搬到医院的房子里去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一勞永逸地决定了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項用途。我們把他亲手写的一張单子抄在下面。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貼	一千五百利弗 ^①
遣使会津貼	一百利弗
孟廸第聖拉撒会修士們津貼	一百利弗
巴黎外方傳教会津貼	二百利弗
聖灵会津貼	一百五十利弗
聖地宗教团体津貼	一百利弗
各慈幼会津貼	三百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費	五十利弗

^① 利弗(livre)为当时的一种幣制，即等于一法郎。